

晚上去接孙子放学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孙子递给我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写着：写一段话介绍一下柳条湖，不少于80个字。

孙子说，这是语文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。孙子问我，柳条湖是哪个湖？爷爷你怎么没有带我去过呀？

是啊，柳条湖是哪个湖？柳条湖在哪个省？我只知道鄱阳湖在江西省，洞庭湖在湖南省，太湖、洪泽湖在江苏省，巢湖在安徽省，这五个湖号称中国五大淡水湖。至于柳条湖，我非但不知道在哪个省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。

但在孙子面前，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听说过柳条湖。我说，马政霖同学，不要一遇到问题就东问西问的，要学会使用互联网来解决问题。孙子说，知道了爷爷，我到家后上网查一查。

一路上，我的脸滚烫滚烫的。孙子才读小学五年级，是我太无知了，还是孙子的语文老师太博学了？

到家之后，开门的是孙子他爸。孙子说，爸爸，都说你是我们家的大学问家，今天我要考考你，请问，柳条湖在哪个省？说着，孙子把那张纸条递给了他爸爸。

孙子他爸拿过纸条，来来回回瞅了好几遍，把那副金丝眼镜从鼻梁上抬起又扒拉下来，一脸的懵懂。很明显，孙子他爸也搞不懂柳条湖究竟是个什么所以然。

看来，木业有专攻一点不假，这个在中原科技大学当化学教授的大学问家，其学问仅仅大在化学方面，化学之外的学问未必就大到哪里去，否则不会连小学五年级的作业都做不出来。

孙子爸爸说，马政霖同学，不要一遇到问题就东问西问的，要学会使用互联网来解决问题，问deepseek也可以呀。

我一时没有忍住，差点笑到内伤。孙子他爸果然是我亲生子，我俩解决问题的思路

寻找柳条湖

马 驹

是一个道上的，连道词造句都九分相像。

我们父子三人走进书房，孙子熟练地打开电脑，在搜索栏输入“柳条湖”三个字，然后回车确认。我和孙子他爸站在孙子身后，像当年查看孙子他爸高考分数一样，圆睁着眼睛盯着屏幕看。搜索结果如下：沿着沈阳的一环路向东行进到崇山路与柳条湖街的交汇处，就是柳条湖地区。柳条湖地区紧靠一环，面积庞大，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原因而成为世界知名的地方。如今这里既是交通枢纽，又是商业繁荣之地，是沈阳市版图上重要的一块。

紧接着，又有一段对“柳条湖事件”的解释文字：1931年9月18日夜，在日本关东军密谋下，日本铁道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，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。日军以此为借口，炮轰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事变”，又称“柳条湖事件”。此后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，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。

和孙子他爸对视了一眼，我耷拉着脑袋退出房间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孙子他爸敲我房门，说让我带马政霖去看柳条湖。孙子他爸说，机票已经买好了，起床后即刻动身。

这是准备让我和马政霖恶补一下有关柳条湖的知识吗？

起床后，我和在沈阳做生意的大学同学华先生取得了联系，让他到机场接机。当晚，华先生把住在沈阳附近的其他两个同学也叫

到了接待晚宴上，算上华先生的妻子金同学，我们同班同学四个人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我问他们柳条湖在哪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四位当年的天之骄子，其中华同学和金同学就住在沈阳市区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柳条湖这个名字，更不知道柳条湖在哪里，他们只知道沈阳有个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华先生有生意上的事情，没有办法脱身，就安排妻子金女士陪我们。在金同学家门口吃早饭的时候，金同学问早餐店的老板知道不知道柳条湖在哪里，早餐店老板说，没有听说过柳条湖。我提醒他，柳条湖就是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发生地。早餐店老板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就在附近，离早餐店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两公里。

吃过早饭，金同学把我们带到一个水塘旁边。金同学说，她昨晚做了一些功课，整个沈阳市，就这个地方最有可能是柳条湖。水塘呈长条形，东西走向，水塘的南边、西边和北边长满了荷叶和荷花，水塘的东边长着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植物。在水塘的上方，一条铁路线从东南方向进入，又从西北方向走出。铁路线兀立在水泥柱子上，相关金属件已经锈迹斑斑，很明显，这是一段废弃的铁路。难不成这里就是那条被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？我们沿着塘埂走了大半圈，问了好几个在此晨练的当地人，他们都说不知道柳条湖在哪，但确认这里绝对不是柳条湖。

紧接着，金同学又把我们带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附近，她说，找不到柳条

湖，就找那条废弃的铁路线吧。沿着医院门前的一条马路向东走，很快就来到一条铁路线跟前，只是这条铁路线被细密的铁丝网拦在视野的外面，不时有火车从轨道上飞驰而过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条繁忙的在用铁路线，跟废弃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好在我一眼就看到了网上面所说的“残历碑”，就在500米开外的地方矗立着。我知道，“残历碑”的所在地就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。我说，找不到柳条湖，我们就去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看看吧。

路程不远，我们决定步行过去。我们折返头沿着来路向西走，回到医院门口，走下一个坎，又折返头向东，从刚才那条铁路线下方的隧道穿过去，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左拐，直行过两个红绿灯后，就来到了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的路东，博物馆在马路对面。金同学和马政霖比我先到，他们没有上立交桥梁，在立交桥的第一个台阶上面坐着，一边一个，像门神，正喘着粗气呢。

我说走啊，桥那边就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博物馆了。

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悬挂在立交桥上面的牌子指了指。

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博物馆内部维修，暂停参观。

我们三个面面相觑，好长时间都说不出来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马路这边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在马路那边，我们之间仅隔着一条立交桥的距离，但我们之间又隔着九十五年的沧桑岁月。

但柳条湖终究是寻而未得。

大别山的秋风裹着冰冷寒气阵阵袭来，陈振国踩着蜿蜒的山道，皮鞋沾满泥土，踉踉跄跄走向后山墓地。山坡上，树木葱葱，竹林幽深，坡面裸露出的黄土泛着暗红，让人想起皖西这片烈士鲜血染过的土地。

警卫员连忙赶上去，扶住他的胳膊，“首长……”他猛地一甩袖子，分明是“不用”两个字。警卫员心头一怔，默默地退后半步，目光闪过一丝担忧。

墓地简陋，荒草萋萋。他环顾四周，青山依旧青青，苍劲有力的松树矗立在墓地周围；遥望远方的山峦，田野和炊烟袅袅的村落，心里翻涌着说不出的酸楚。

天空乌云低垂，好像此刻就要落泪。山风拂过，松涛沙沙作响，如同低回的挽歌。突然，他在一块墓碑前止住了脚步，凝视着墓碑——革命烈士陈启明之墓，几个字映入眼帘。墓碑不大，碑石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，但“陈启明”三个大字清晰可见。

忽然，他感到心里被某种无形之物紧紧攥住，脚步猛地一顿，双膝不由自主地一软跪在了墓前。坚硬的地面咯着膝盖，他却浑然不觉，而是伸出布满老茧的手，指尖微颤地拂过碑上“陈启明”三个字，双肩剧烈地颤抖着，泪水无声滑落，渗入身下冰冷的泥土。他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方正的土灰色包裹，慢慢打开，褪色的红布剪就的红五星静静躺在中央——那是红军时期的帽徽，红底色虽已斑驳，但依稀可辨。那方包裹布也褶皱累累，粗粝而坚韧，正是当年红军时期军服的布料，无声地诉说着沧桑的岁月。然而，那枚红星，却仿佛依旧在褶皱深处闪着光芒。

他抚摸着那褪色的红五星，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飘雪的冬夜又一次重现。凛冽的寒风“噓嘘”呼啸着，雪花乱飞。一户茅草屋里却温暖如春，一盏豆光油灯下，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，蘸着碗里的水，在桌子上写着字——天下为公。笔锋沉稳、苍劲有力。十六岁的陈振国歪着脑袋问，“堂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堂哥侧过脸，镜片后的眼神亮得惊人：“天下为公……就是这天下，不该是地主老财的，不该是那些军阀的，应该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！”他轻轻拍着他的头，那手清瘦而有力，“读书识字，不是为了识几个字好看，是为了明白这道理，为了将来改变这个世道！你看这火苗，现在只能照亮这张桌，但千万盏灯就能照亮整个皖西。”

陈振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睛却闪着光亮。堂哥叫陈启明，年长他十多岁，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，实际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。陈振国家里穷，上不起学，但堂哥没有抛弃他，总是抽空教他认字，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讲这个社会的黑暗，讲如何同地主老财斗争。陈振国买不起书本和铅笔，就学着堂哥的样子，一有空就蘸着水在桌子上、板凳上书写。几年后，他认识了许多字。有一回，堂哥给他带来一本小册子，他一字一句地读懂了里面的意思。后来，堂哥又送给他铅笔，他就歪歪扭扭在上面写下了他人生第一行字“天下为公”，并在“公”字底下划了一道横线。他读懂了“公”的意思。

“振国，你记住，天下没有公理，人就没有出路！”堂哥常对他说着这样的话。

一天，陈启明要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，临走时，神色凝重地交给他一块灰布包裹，里面包着一枚布剪的红星，并告诉他，“如果哥没能准时回来，你就跟着红军走，它是穷人的队伍，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，哥的话，你一定要记牢。”

“哥，那你呢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“哥还有许多事要做，等这些事完成了，哥就去找你们……”陈启明说这话时，眼神深处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凝重。

堂哥执行任务一直未归。后来，陈启明竟是以牺牲的消息传回……这时红军主力部队正要转移，十六岁的陈振国避开堂哥的嘱咐，身揣着那枚红星，跟随红军，离开了养育他的故土，直至今日归来。这时，他已经成为一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。

此刻，陈振国的双肩剧烈耸动，压抑了太久的悲怆终于决堤，泪水大颗大颗滚落，打湿了胸前的勋章，也砸在身下沉默的土地上。二十多年的思念和期待都倾注在这方寸冰冷的石碑之上。

他小心翼翼地吧红五星贴在胸口，泪水簌簌地滴落在上面，他擦拭着，又缓缓地将它放在墓碑前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堂哥，今天，我来看你了，二十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，你教我识字，教我做人，讲革命道理，教我走上革命道路，没有你蘸着水教我认下‘天下’二字，就没有今天的陈振国……”他哽咽着，“可是你为了获取敌人的情报，掩护部队转移，被叛徒出卖，惨遭反动派残忍杀害……你……”他抹了抹眼泪，“当年欺压我们穷人的恶霸陈世昌早被斗倒了，出卖你的叛徒陈有财这个老狐狸，政府早就把他正法了，皖西这片红土地上，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，我娘和乡亲们……能吃饱饭了……你讲学的祠堂已改造为学校，村里孩子们都有学上，有书念，你教我的‘天下为公’的道理……今天在这片你为之流血的土地上，我们已经看到它的雏形，而你却长眠于此……”将军的声音嘶哑低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肩头终于不再剧烈耸动。他缓缓地昂起头，目光如炬，默默地凝视着那颗红五星，脸上泪痕如雨线般纵横交错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那气息仿佛来自大地深处，带着泥土的腥湿与松柏的苦累。他颤抖着，慢慢地站起身，警卫员的腥湿与松柏的苦累。他颤抖着，慢慢地站起身，警卫员匆忙上去，扶了他一把，将军没有拒绝。他感到将军的身体抖动如秋叶，手掌传来的剧烈震颤让他的心猛地一揪。将军原来如此情深意重！

山风呜咽着掠过松林，卷起墓碑前残存的纸灰，化作细微的旋涡，纷纷扬扬，然后缓缓飘落在墓碑和那枚红五星上。将军在墓碑前肃立默哀。警卫员喉结剧烈地滚动着，泪水盈眶，手背微颤，然后与将军同时庄严地抬起右臂，向着墓碑和那枚红五星，庄重地敬着军礼。

天空乌云渐渐散开，阳光破云而出，一道道金光射向墓碑，把红五星照射得更红更艳……

一斤茶里的革命情谊

邓维世

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山里住着一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汪忠一汪大伯。他个子不高，背微驼，比父亲年长几岁，我们这些孩子都亲切地叫他“汪大伯”。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谊，要从1948年那个杜鹃啼血的春天说起。

那年三月，父亲邓立功奉命转入地方武装，担任舒六县游击大队文书，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斗争。他原是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来到舒城的。四五月间，父亲所在的小队在晓天深山里执行任务时遭遇敌军埋伏。山林间骤然枪声大作，敌人机枪喷吐的火舌吞噬了冲在最前面的战友。当时父亲正因“打摆子”高烧不退，浑身颤抖，幸而与两位小个子战友落在后面，才侥幸逃出那片血腥腥风。

晓天的山高林密成了天然的庇护所。父亲与战友在湿冷的山林中躲躲藏藏近两日，最终又因体力不支失散。当他在昏迷中被救醒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户农家的旧床上，一位名叫汪忠一的山民正用粗瓷碗给他喂米汤。滚烫的泪水顺着父亲消瘦的脸颊滑落——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竟还有人冒险收留一个素不相识的游击队员。

“不用谢，我们是‘自家人’。”汪大伯这句带着山乡土味的话，像一盆炭火融化了父亲周身的寒意。这三个字里包裹的，是大别山百姓最朴素的革命情怀。

1954年父亲担任舒城县副县长后，工作日渐繁忙。但每年谷雨前后，汪大伯总会雷打不动地送来一斤自家炒制的小兰花茶。父亲接过新茶时，指尖总会微微发颤——那青翠的嫩芽浮动的何止是茶香？分明是血火岁月里淬炼出的生死情谊。这一斤茶叶重若千钧，称量着战火中的性命相托，也丈量着山民金子般的赤诚。

后来汪大伯走了，他的长子接过了这个无声的约定。他说，父亲临终前特意交代：“春天新茶上市时，别忘了给邓县长送一斤，他最爱喝晓天的兰花茶。”父亲接过茶叶时，我看见他斑白的两鬓在微微抖动。那里是寻常的草木之味？这是用两代人的坚守熬煮的人间至味。

如今，当我凝视杯中舒展的茶叶，仿佛又看见晓天深山里的那双手，听见岁月长廊中“自家人”的回响。这一斤穿越时空的新茶，比任何勋章都更珍贵。它默默诉说着：当革命者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时，正是千千万万个汪忠一这样的“自家人”，用他们滚烫的心肠，在悬崖绝壁处垫起了通向新中国的生命之路。

茶叶在沸水中沉浮，将大别山的晨曦雨露、烽火岁月与赤子之心，都化作了这一盏澄澈的茶汤。啜饮之间，历史深处传来的金石之声愈发清晰；勿忘那些用生命托举革命的“自家人”。

老槐树

刘新宇

我家楼下有棵老槐树，它稳稳地伫立在那里，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。春天时，槐花吐放，一簇簇雪白如云朵般的花缀满枝头，香气弥漫了整个街巷。夏日，树叶浓密如盖，投下大片的阴凉，引得许多老人来此乘凉下棋。秋风吹过，槐树叶如金色蝴蝶般翩翩飘落。寒冬腊月，树枝仍光秃秃地伸向天空，却依然倔强地守候着春的到来。

树下常有邻居围聚闲聊。王大爷常坐在树下的石凳上，眯着眼睛打盹，鼾声均匀悠长；李奶奶则爱在槐花盛开时采摘槐米，洗净煮熟，再分赠街坊四邻；孩子们则绕着树干追逐嬉闹，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树荫下。

后来，城市扩建道路，老槐树也被规划在铲除之列。施工队进驻那天，王大爷颤颤巍巍地站在树前，李奶奶也来了，默默把一捧槐米放在树根处，孩子们茫然地站在远处。挖掘机的轰鸣声中，老槐树应声倒下，那一刻，树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仿佛大地被拔除了一颗苍老而忠诚的心脏。

树倒下后，空荡荡的街角仿佛失去了呼吸——然而这棵沉默的树，早已将根须扎进了我们日日经过的泥土深处；它虽倒下，却如同在人间刻下了一道无法被推土机抹去的年轮印记。



诗与画

风把阳光筛得很细
禾穗低头
藏着饱满的心思
一只鸟 踮脚站着
爪子轻得 像怕惊醒
一粒正在发胖的谷粒

摄影/孔祥秋 配诗/流冰

茶香里的星辰

杨 静

我总以为，浪漫该是风拂过帐篷的声响，是星空下交叠的影子，是流星划过天际时紧握的双手。可我的生活中，更多的是客厅暖黄的灯光，是茶几上永远温暖的花茶，是陈默歪在沙发里看手机的侧影。

我们像两条平行线，我追逐山川湖海，他眷恋方寸之间。我的旅行箱里永远备着冲锋衣和登山鞋，他的储物柜里总是藏着几种喜欢的茶叶。我对着地图上的露营地标雀跃，他捧着茶杯点评纪录片里的战术部署。朋友们笑称我们是“旷野与温室的结合”，我听着这话，心里总泛起细密的酸涩。

“下周英仙座流星雨，去城郊山谷好不好？”我把露营攻略推到他面前，指尖划过标注好的关心点，“那里的星空，肉眼就能看见银河。”

陈默放下茶杯，伸手探了探我的膝盖：“山里夜露重，你旧伤会犯。”他的指尖带着常年握茶杯的温度，“预报有雨，哪有家里舒服。”

我缩回了手，委屈像潮水般漫上来。结婚十余年，这样的对话重复了无数次。我渴望的浪漫是并肩看流星坠

落，他偏爱的惬意是围炉煮茶话家常。

那些关于户外的憧憬，在他的“安稳论”里渐渐褪色，我甚至开始怀疑，和一个连露营地都嫌麻烦的人共度余生，是不是值？

那天晚上，我在书房整理旧物，无意间翻到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盒。盒子没有锁，一打开就涌出岁月的气息——泛黄的照片，磨损的日记本，还有一枚褪色的领花。

照片里的陈默穿着迷彩服，皮肤黝黑，眼神锐利如鹰。他站在雪山之巅，背景是连绵起伏的冰峰；他蹲在沙漠戈壁，手里举着压缩饼干；他倚在丛林帐篷边，身后是璀璨得不像话的星空。日记里记着密密麻麻的日期：2014年4月，藏区驻训，连续半月啃干粮；2016年8月，海岛拉练，台风也在坑道里待命；2018年10月，西北演习，帐篷外流星如雨，想家。

“原来你不是不爱野外。”我捧着日记本，指尖拂过那些关于星空的记录，忽然懂了什么。

陈默不知何时站在门口，月光勾勒出他微驼的肩背：“在部队二十余年，一

年有大半时间在野外。雪山露营地过最冷的星，沙漠宿营见过最烈的风，最长一次在野外驻训待了近半年，每天最盼的就是能喝口热茶，能躺在软软的床上。”

他指着一张银河照，照片里的星光比任何露营地都要璀璨：“你说的浪漫，是我前半生最寻常的风景。只是那时我想的，从来不是流量有多美，而是何时能回家，能给你一个不用风吹雨淋的家。”

我忽然想起，每次出差归来，玄关处总有放好的拖鞋；每次爬山崴脚，药箱里总有备好的膏药；我所有的旅行计划，他从未反对，只是默默查好天气，备好常用药。他把最渴望的安稳给了我，把最疲惫的过往藏进了铁盒。

窗外的月光落进茶杯，漾起细碎的银辉。原来浪漫不止一种模样，他的星空在山野，我的星空在他眼里，他的安稳是我的远方，我的远方是他的守护。那些他不愿再提及的野外岁月，那些辗转大江南北的风霜，都化作了此刻客厅里的茶香，温润绵长。

所谓合拍，或许不是并肩追流星，而是他把前半生的风雨都挡在门外，留一带着暖光，等我带着星光归来。这茶香里的安稳，是比流星更恒久的浪漫。



像时光的碎片
拼凑出季节的私语

风路过时
叶子沙沙地笑
它们商量着
要染红哪一片山峦

暮色把远山描成黛色时
露珠开始在草尖上写诗
月给窗棂镀上银边
蟋蟀把星星一颗颗唱亮

小路弯弯
铺满斑驳的树影

诗歌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543835541@qq.com